

外语习得与母语能力 ——从潘文国《母语能力是外语能力的天花板》一文说起

左 飏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135)

摘要: 母语能力既是外语习得的基础, 也制约着外语能力的提高。在通常情况下, 要学好外语, 首先要把母语学好, “起跑线”并非学好外语的关键。我国非理性“外语热”与“母语冷”问题同时存在, 互相联系, 应引起高度重视。外语教育的时间与范围应注意适度, 母语教育的“失位”现象必须予以纠正。

关键词: 外语习得; 母语能力; 天花板; 起跑线; 外语热; 母语冷

中图分类号: H 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895X(2013)04 - 0315 - 04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Mother Tongue Proficiency —A Review of *Mother Tongue Proficiency is the Ceiling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by Pan Wenguo

Zuo B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Mother tongue proficiency is the found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t conditions the improv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as well. Normally, a learner of a foreign language must, first of all, have a good command of his mother tongue before he can really learn the foreign language well. The so-called “starting line” is not the key factor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dequate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fact that irrational “foreign-language craze” and “mother-tongue apathy” co-exist in China and they are inter-related. Appropriate duration and scope should be sought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hile the “dislocation” of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must be rectified.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mother tongue proficiency; ceiling; starting line; foreign-language craze; mother-tongue apathy

“天花板”这一比喻十分生动、形象。学外语的人要客观地鉴定自己的外语水平不妨抬头看一下, “哇, 天花板! 我的外语水平给封顶了。”而这个“顶”, 恰恰是自己的母语能力。有的人凭着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 就妄言自己的外语水平已超过了自己的母语水平, 对此, 潘文国先生予以彻底否定,

笔者也抱怀疑态度。本文拟从潘文国《母语能力是外语能力的天花板》^[1]一文说起, 分析外语习得与母语能力的关系, 兼论我国非理性“外语热”所隐含的社会问题, 并阐述母语学习的重要性。

“天花板”的比喻出自英语的 glass ceiling, 暗喻影响一些人职场升迁的无形障碍。在论文题目中

收稿日期: 2013 - 08 - 28

作者简介: 左 飏(1942 -), 男, 教授。研究方向: 中西文化比较与翻译。E-mail: zuobiao212@163.com

运用比喻,是擅长形象思维的中国学者的常用手法,善于逻辑思维的西方学者是极少让比喻入题的。潘文国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从事英汉双语研究几十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但学习、研究英语达50年之久的他,却依然没有跳出母语思维的模式,这事实本身证明了他文中的观点“在各种世界观中,母语世界观是最基本的,是一个人立身之本”。所谓“世界观”,就是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主要指人的思维方式。洪堡特说:“The character and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expresses the inner life and knowledge of its speakers, and languages must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the same way and to the same degree as those who use them. Sounds do not become words until a meaning has been put into them, and this meaning embodies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2]一个人的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决定了这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决定了这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同样也就制约了这个人的外语学习的行为和结果,母语学习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我国非理性“外语热”

“天花板”一文的立意新颖,首先表现为作者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新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我国非理性的“外语热”早就让世人震惊,初中升高中考英语,高中升大学考英语,进大学后英语考试不过关拿不到学位,毕业后谋职要看英语考试成绩,职称晋升要考外语……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我国这样用层层考试的人为手段引导甚至迫使国人学外语。学外语已成为人们盲目追求的时尚,几乎成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对其结果如何考虑甚少,到了几近麻木的程度。亿万人狂热地学外语,而真正能运用自如地掌握外语的人却少之又少,其间耗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耗费个人多少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潘文的新意在于凸显了“外语热”问题中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即外语教育的“低龄化”、“超低龄化”问题,文章让人们注意到,“外语热”问题的严重性已到了连三岁娃娃都不放过的地步。

“天花板”一文的立意新颖,又在于其提出了“一个人外语水平的上限就是他母语水平下限”的观点,增强了文章立意的深度和高度。当然,“上限”与“下限”很难划得很清楚,但一个人的外语水

平不可能超过他的母语水平的结论应该站得住脚,换句话说,一个人母语思维的发展水平会制约他外语能力的提高,母语能力是外语习得的基础。这一观点的有效论证,既可解决外语学习适度降温的问题,也可解决母语学习合理升温的问题。你不是想要学好外语吗?有办法:你得赶紧先把母语学好!

“天花板”一文的立意新颖,还在于其局外人的独特视角。青少年汉语学习的重要性,本该由主管汉语教育的政府部门,从事汉语教育研究的学术机构和从事语文、汉语教学的教师来讲,而本文的作者却是外语出身的双语研究专家,局外人的视角决定了文章观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也说明了文章所揭示的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二、“起跑线”谎言剖解

“天花板”一文分析中肯,切中时弊,揭穿有关“起跑线”的谎言,如果能迅速为民众所了解并接受,将为千家万户儿童松绑。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本是幼儿培训的广告语,本身带有浓重的商业气味和强烈的煽动性质。由于其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把戏,极具诱惑性,这些年来竟然被千家万户的幼儿家长奉为至理名言,而心甘情愿地把低龄、超低龄的孩子送入名目繁多的培训班,钢琴、奥数、舞蹈、武术、画画、书法、珠算、电脑、棋类、足球、动漫等等不一而足,外语自然排在前面,而众多培训中唯一被忽略的就是汉语。选择班级类型,完全出于家长的兴趣或功利目的,幼儿并无判断能力和选择余地。孩子面对自己学校的大量作业本已穷于应付,还要在周末、节假日辗转于父母安排的各种培训班之间而疲于奔命。“从娃娃抓起”的良好愿望产生了潘文国所描述的荒唐景象:“中国的小孩成了天底下最痛苦的儿童,所有的时间全部排满,周末、假期尤其不放过。没有自己的兴趣,没有自己的时间。”^[1]家长什么都抓,却没有精力和时间再抓娃娃的兴趣培养和潜力发掘,其结果必然使孩子的快乐被剥夺,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被扼杀。如果这一社会现象不改变,久而久之,中华民族将沦为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一口号的巨大危害性,还在于其造成了“一旦有人起跑,必有人紧紧跟上”的循环反复的既成模式而使得大家都欲罢不能。家长中确有不少有识之士明白这一口号的荒谬,但他们无奈地说,“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别人

家孩子已经起跑,我们按兵不动,岂不使自己的孩子落伍?”于是,大家跟风从众,愈演愈烈。潘文的重大意义在于令人信服地从道理上彻底推翻这一伪命题,并大声疾呼“这句口号太荒唐了,太作孽了,太害人了!现在是把这条口号彻底抛弃的时候了。”潘文国教授的呼吁是时候引起世人的关注了。

三、外语习得与母语能力的关系及“外语热”和“母语冷”问题

“天花板”一文中关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学好母语是学习外语的基础”的立论,把“学外语”与“学母语”自然而然地绑到了一起:母语没学好就不可能学好外语;要学好外语就必须学好母语。这就可以一箭双雕地解决“外语热”与“母语冷”两大社会问题。当然,潘文国先生并非单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立论,他的立论自有其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话不妨反过来说,如果潘先生的论点成立,则可顺理成章地解决上述两大社会问题。

那么,潘文国先生的论点成立吗?人们也许可以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中找到答案。在正常的情况下,人是借助语言来进行思维活动的。有一些学者如萨丕尔和沃尔夫等人,更强调语言对思维的决定性作用。萨丕尔说:“Language is a guide to social reality. It powerfully conditions all our thinking about social problems and processes.”^[3]他指出了语言对社会现实的指导功能和对思维的制约作用。沃尔夫认为“The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affects the perceptions of reality of its speakers and thus influences their thought patterns and worldviews”^[4],也就是说,语言的结构决定思维的过程和内容,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也就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及世界观。儿童通过学习母语,使其思维活动变得更为清晰有效,并能逐渐增强思维能力,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方式及世界观。只有当儿童的思维能力通过母语学习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方式时,才能有效地接受并处理体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输入,也才能真正地学好第二语言(或外语),否则,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效果是有限的。潘教授的论点与此相符,“外语不是母语,没有与生俱来的基因,又未必有学习母语那样的环境,因而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而未必能达到母语一样的效果”^[1],外语习得受制于母语水

平。曾经听到某高校学生讥讽有的外语老师,“连中文都讲不清楚,还来给我们讲英语!”虽然话说得有点刻薄,但很能说明母语能力对于外语学习的重要性。

潘文把语言教育学中“学习(learning)”与“习得(acquisition)”两个概念用来分析儿童学外语的最佳时间,也很有创意。这两个概念出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的“习得/学习假说(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5]。Acquisition指以获取信息或以信息交流为目的的语言学习过程,学习者所关注的是“意义”而非语言形式,这是潜意识的、非正式的、自然的学习;Learning是有意识的对语言规则的学习,学习者所关注的是语言形式和语法规则,这是正式的、系统的、非自然的学习。潘文国先生将这一假说借用来解释儿童(而非成人)“学母语”和“学外语”的两个不同过程显得很有说服力。他认为,对母语来说,说话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习得”的。小孩在母语环境中大约一岁半开始就会说话,并不需要刻意地去教他,也不需要编什么“循序渐进”的科学化的教材,到了那个年龄,正常的孩子都能说话,因此没有必要强调什么年龄段开始“习得”。而“外国话”却没法像母语那样“习得”,必须要通过有意组织的“学习”才能学会。婴幼儿是“习得”母语的最好时期,不能偷换概念,把它说成是“学习”外语的最好时期。只有当儿童的思维能力通过母语学习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能有效地学习外语。由此可见,母语的口语可以“习得”,而外语的口语必须“学习”。潘文从儿童的学习环境以及儿童心智的发展水平两方面来区分这两种过程,显得合理可信。这一区分既驳斥了关于孩子学外语越早越好的“起跑线”宣传,也阐明了母语能力对于外语学习的重要作用。

当然,语言学界对于Krashen的假说中有关成人学外语的“习得”和“学习”两种过程互相独立、不能转换的观点,争论颇多褒贬不一。埃利斯认为,Such a distinction is problematic, not leas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demonstrating whether the knowledge learners possess is of the “acquired” or “learnt” kind...The terms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can be used interchangeably^[6]。我们赞同埃利斯的观点,对于成人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不必严格区分“习得”和“学习”两种过程,它们往往是边界模糊、互相渗透的。本文题目中的“习得”二字实际上也包含了“学习”的意义。

四、语文教育的“失位”与定位

“天花板”一文主要不是在技术层面上,或者说在课程体系、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技巧等方面探讨我国语文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即在人们(包括主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和普通民众)对语文课性质的理解和把握上,指出我国语文教育“失位”的现状。文章认为,语文课应该成为影响世界观形成的基础课,最基本的素质教育课、工具课和提高人的审美鉴赏能力的精神修养课。这一定位十分到位,因为它揭示了语文课的本质特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言文字学习与素质培养和情操陶冶的结合。语文教育应该使学生在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无限魅力的同时认同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语文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欣赏文辞、展示风采、提炼生活、体验人生、发展生命的过程。

语文教育的“失位”,其负面的社会影响极大。由于忽视素质教育和世界观的树立,语文水平低下的学生将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将成为潘教授所说的“没有家园的人”,而一个没有母语认同的国家,将是“一个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国家”。语文水平低下的学生也可能成为缺乏基本道德观念和责任感的人。目前,我国道德滑坡的社会现象与语文教育的长期“失位”和德育教育的形式化和说教化不无关系。语文水平低下的学生还可能成为缺乏审美能力的人,而缺乏审美能力的社会将是一个庸俗的、没有高雅情趣的社会。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失位”,还将使语文水平低下的学生隐藏着理解能力差的内在缺陷,直接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长此以往,社会上充斥着具有这种内在缺陷的人,将无形中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

五、笔者切身体会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第一次访问英国。在与牛津大学一位法学教授的谈话过程中,他突然说,“Your English is so wonderful. You must have lived in England for more than 20 years.”其实,在那次访问之前,本人在英国一天都没呆过,也没到过其他英语国家,牛津教授对此大为惊讶。小时在一所农村中学初一(1953)开始学英语的,当时课时很少,每周仅2节,点缀而已,而且只学了一年就停了。尽管“起跑”较晚,但依然能学到让英国知

识阶层认可的程度。当然,牛津教授的赞语或许有夸张或奉承的成分,自己切不可因此洋洋自得。

那么,本人的英语是否超过母语的水平和否。在演讲、朗诵、写作、翻译等涉及语言文字的运用方面,感觉英语水平始终在汉语水平之下。当然,对两种语言水平的具体鉴定很难,但自我感觉却是非常明显。用英语演讲总要充分准备,而用汉语演讲却敢“信口开河”;用英语写作构思谨慎,成篇缓慢,而用汉语写作却相对构思通畅,成篇较快。笔者用英语发表的论文总数仅是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总数的十分之一。做起翻译来,汉译英总是疑虑重重,反复推敲,而英译汉却相对果断,大胆落笔。

英语习得如何受制于自己的母语能力,是隐性的、不知不觉的,然而,笔者的英语学习得益于自己的母语能力,却是显性的、有意识的。记得当年学英语语法时,自己往往把英语结构与汉语结构作比较,自发地学会了对比学习法。在用英语朗诵或演讲时,都按照自己掌握的关于汉语的节奏、重音、停顿、语调等技巧进行处理,结果屡屡获得英美听众的赞赏;在用英语写文章时,也往往用母语思维进行布局谋篇。同时,英语语音、语调的提高也得益于自己早年学习普通话的经验。

笔者深深地感到,要学好外语,确实要先学好母语,而“起跑”时间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当然,语言习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个人差异也很大,“疑义相与析”,潘教授的文章可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和探析。

参考文献:

- [1] 潘文国. 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M]//潘文国,陈勤建. 中文研究与国际传播(第二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 Humboldt W V.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language [C]//Harden T, Farrelly D. Essay on Language.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7: 52-67.
- [3] Sapir E.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J]. Language, 1929, 5(4): 207-214.
- [4] Carroll J B.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56.
- [5] Krashen S. Formal and informal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J]. TESOL, 1976, 10(2): 157-168.
- [6] 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